

小說 佳作 戴均霖

個人簡介：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

一九九七年生，清大台文研究生，為想像朋友寫作會成員。曾獲清大第三十二屆月涵文學獎小說組首獎。同時榮獲本屆散文佳作。

---

〈我們漫長地啃食塑膠〉

假日午後，在百無聊賴的路上晃盪，行人的臉彷彿長著厚重的塵，在這灰濛濛的白日。紅燈。掏出包裡的智慧型手機，確認每則不重要的訊息。綠燈。馬路兩邊的人潮交錯走去，每個人都面無表情。紅燈。最後一個婦女趁著倒數幾秒穿越斑馬線，而機車騎士沒有等到倒數結束，便全力往前衝去，那婦女就這麼被撞飛出去，手上提的東西也散落一地，她面部朝下往前滑行了一段路，路上就有了鮮明的血跡。三角錐，道路警示燈，救護車，警車，一切彷彿是收束在瞬間的事，他們不太驚訝，我也是。阿紫當初，也是在路上留下這樣的血跡，我一點都不陌生。

待車流隨著時間開始快速流動，街上仍舊沒有半點白日的歡騰。

回到家打開大門，家裡的窗戶半掩著，而母親的身上罩著一層薄光。

我明白。去年前我也曾看過這景象。妻子的告別式進行至尾聲，蓋棺前，主禮人會要求家屬親友們一起到靈堂後方的房間瞻仰遺容，從旁邊的窗戶陽光擠入縫隙流了進來，他們的臉上都很悲傷，而後主禮人高喊：「請所有親友向後轉，請迴避。」轉身前我只依稀記得妻子的身體上留下的那層薄光。我不太記得柏油路上顯眼的紅色，只清楚看見那微光下妻子修復後灰撲撲的臉龐。我和她朝夕相處那麼久，如今她的面目在我的記憶中卻越來越辨不清顏色，那張床上也絲毫感受不到她曾有過的體溫。

這個家剩下我和失智的母親，她正坐在餐桌後的搖椅上捻珠。

她總是這樣，生病以後她開始吃齋念經，魚肉葷腥不碰，成天只唸著從廟裡拿回來的心經，坐在那張藤椅上碎念。客廳充滿木珠碰撞聲，母親手裡那串素色佛珠快速轉動，乾裂的嘴唇閉合閉合不斷唸唸有詞，揭諦揭諦波羅揭諦。順仔你去哪裡。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。阿紫什麼時候回來。阿紫不會回來，阿紫去做仙，我沒把這句話說出口。母親捻著佛珠波若波羅蜜繼續念她的心經。

把市場買回來的雞肉拆開，客廳中充滿塑膠袋沙沙的聲音，木珠碰撞聲也未曾停歇，橡皮筋滑過塑膠盒，喀哩喀啦的響，外面的喇叭聲整天吵個沒完，

世上的噪音如果有極限，我想就是現在這個鬼樣子。把買回來的熟食和青菜拿進廚房，分別放入鉢中輪流搗碎。媽已經沒有什麼咀嚼能力了。我把飯菜拿出來並將碗筷擺好，盛了一碗飯給媽。

「媽，吃點肉。醫生說要吃肉。」

媽停下手中的動作，沒有回答。

「我昨天去拿藥，醫生說如果要好起來，要吃肉。」

又沉默半晌。

「不行，我不要……要聽祂說的。」

她好不容易從喉嚨裡擠出幾個沙啞的字回應。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就是祂說的。」

母親的手放在搖椅上，她纖細的手指舉起，指向上面的地方。

媽很瘦很瘦，去年的碎花衣服，今年變得鬆垮垮的，風從外頭吹進來，把她瘦弱的身形吹得更加明顯，那衣服貼著她的皮膚在飄動，我走近把窗關上。她已經營養失調，有蠟黃色的皮膚與乾癟的身體，寧可相信那尊不會開口的佛，也不信醫院裡的主治醫生。信仰和迷信是兩碼子事。我也拿香拜拜祭祖祭神，也是信仰。阿紫離開以後，我們的神也離開我們的家。

再說，吃素是做給人看的，不是做給神看的。

我從桌上夾些雞肉絲，端著碗，拉了張椅子到媽身邊坐下。

「來，吃點。」

媽沒有張開嘴巴。

「這很好吃，妳不吃會沒有營養。」

媽把頭別了過去。

我無奈地去換了碗裝著青菜的飯，媽遲疑了一下才終於開口吃下去。

「咳、咳咳……」

媽不小心被噎到，咳了幾聲。

我趕緊幫媽拍背，她蠟黃老舊的臉皺成一團，身體因劇烈咳嗽而變形，她的咳嗽聲充滿整個客廳，遍佈每個無人的房間，及每道牆的裂縫。那聲音是滄桑的咳，沙漠的咳，無邊無際的那種。我走進廚房用鐵杯倒滿溫開水，拿去給

媽喝。她緩緩喝下水，終於停止咳嗽。

接著餵完這頓飯後，我簡單收拾餐桌，把用過的碗筷丟到洗手槽裡，拿著剛剛買的水果，準備出門。

「媽，我去舅舅那邊，一下回來。」

媽在窗前的搖椅上緩緩搖動，看著無聲的電視，沒有回答。

我轉頭出門，把鐵門上的每個鎖都鎖好，便走往捷運站。舅舅和我們家算是很常聯絡，畢竟從小一起生活。我提著手上的蘋果搭上捷運，也不知道舅舅到底吃不吃。看著車窗上的模糊的倒影，我不斷在想，阿紫去世前的一個月左右，曾經和我一起去過舅舅家，那時她進去舅舅女兒的房間，和她說了好久好久的話。其實那早就是很久之前的事，也不知道什麼緣故，我突然好想知道，妻子究竟和她說了什麼。因為阿紫不知道從什麼時刻開始，便沒有和我說過那樣多的話。

我仔細地打量著我自己。一個工廠的小主管，穿著藍色襯衫和西裝褲，用的是好幾年前生日阿紫送我的名牌錢包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牌子，只是讓我看上去還不算太糟。我在外面生活仍然體體面面。只是阿紫不這麼覺得，回家後她總是看不到我的體面或辛勞，只會抱怨今天媽又怎麼樣了。

進站前捷運的急煞讓我回過神，身旁婦女用環保袋提著的飲料灑了出來，濺到我的白布鞋上。

「抱歉。」她離開前停頓了一下，還是快步走掉

這城裡每個人的距離就是太近了。每個人的一部分好像都要強迫進入你身體的一部分，她外套上濃烈的香水味，或他在你耳邊發出的誇張剔牙聲，或是無聊的日常談話。上次新聞報導說，每人每週都吃下五公克的塑膠微粒，這些廢物會在身體裡囤積。但我感覺身體裡已經裝下夠多他人的垃圾了。我穿著沾上茶漬的白布鞋下車，走出這座荒唐的捷運站。

大約又走了十幾分鐘以後，那棟舊厝才出現在我面前。

從小我和外公外婆及父母舅舅一起生活，父親在我十歲那年過世，母親說他是修理電線杆時觸電而死，所以小時候到成年後，一直受舅舅照顧許多。在和阿紫結婚以前我就搬出去和阿紫同居了，後來母親生病才接她過來同住。這

幾年我們比較少跟舅舅聯絡，從媽生病以後，我們已無暇顧及他們。現在舅舅住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留下來的另棟舊房子，是台北郊區少見的建築樣式，這棟舊房佇立在馬路外的不遠處，房子前面有片空地，外牆用紅磚砌成，舊鐵皮堆疊在房屋左邊，成為一片久遠和諧的景色。

紅色的大門敞開著，我站到門口喊了一聲。

「舅？」

舅舅坐在長木椅上，對著電視啃食著塑膠盒，他聽到聲音後緊張的把手中的塑膠盒放下，急忙跑出來迎接我。

「順仔，你來啦。好、好久沒看到你！」

舅舅的臉上充滿單純的喜悅，他深邃的雙眼掛著疲憊，疲憊之中長出各種深淺皺紋，燦白的笑和臉上黝黑的皮膚形成強烈對比。身著綠色的棉衣和棉褲，腳底下穿著一雙看來髒兮兮的白襪。他邊帶我走進客廳，時不時回頭對我露出笑容。走進這棟房子好像走進了某個時空停滯點，這麼多年過去，舅舅家的水泥地板，始終鋪不了更好的石地板。而那些奪目的光碟片依然在空中盪著。

舅舅家有面牆掛著一整面好幾串的舊光碟片，是舅媽還在時掛上去做裝飾的，那些 CD 多是空白光碟。木製沙發上放著薄薄的藤編褐色坐墊，電視是那種老舊的款式，畫質極差，不過有第四台，足夠當作平時的消遣。我不太清楚舅舅的工作到底是什麼，聽說以前做工地，後來換了服務業又被辭退。只知道他和他女兒的生活不太好過。

「坐！吃點，吃點！」

舅舅知道我要過來，去附近的便當店打一個豬排便當回來，那已經是對他們來說最好的便當。他的神情顯得極其不自然，那看來粗糙的雙掌在他的棉褲上時而摩擦，時而握緊，手心的汗漬在卡其色工作褲上留下痕跡。

我坐在看起來不太牢固的木桌前，一直沒有看到表妹的身影。

大家都說舅舅是個瘋男人，生下來的女兒也精神不太正常，關在房間裡足不出戶，據說舅媽也是輕度智能障礙，後來不知怎的跟人跑了，再也沒回來。舅舅便獨自拉拔他們的女兒長大，也是從前幾年開始，那孩子便把自己關在房

裡，推測是青春期吧，但情況似乎越來越嚴重，連課也不太去上。我對表妹其實沒什麼太大印象，她長大後我就很少見過她。那次阿紫在她房內和她說話，連舅舅也說稀奇，因為表妹平常的房門是深鎖著的，連舅舅要進去都難。但是那次阿紫卻進去了那麼長的時間。我想知道為什麼，我必須知道。

「要一起吃嗎？」

我禮貌性地問了一聲。

「可、可以嗎？」舅舅不好意思地問我。

「嗯，我沒關係。」

舅舅走進廚房，把滷肉飯拿出來擺在木桌上，後又走進去拿了個塑膠保鮮盒，坐在我的面前，他把保鮮盒的一角放入嘴中，開始啃咬那個透明的塑膠盒。整個客廳充滿牙齒與塑膠的碰撞聲，舅舅充滿鬍渣的嘴邊有口水流下，他的喉頭因為吞嚥而不停上下移動。

異食癖。舅舅喜歡啃咬塑膠家族裡人盡皆知，附近的鄰里也喜愛打探消息，都說這男人可憐哪，老婆跑了女兒又自閉，整個人也算差不多瘋了，又愛吃些塑膠垃圾，真是可憐哪。

我的街坊鄰居說不定也是這樣看我的。一個沒什麼錢的中年男人，妻子因為車禍過世，也沒留下任何孩子。這男人可憐哪。母親又生病失智，得要獨自照顧年紀已大的老母親，又沒錢請看護，真是可憐哪。

我記得阿紫在車禍前的幾天，也是這樣對著我吼的。她說我們家很窮，生活也很可憐，她說她不想要這個家了。

舅舅家也窮。不過前陣子靠著吃塑膠的怪癖上了新聞採訪，那段日子許多記者在他的家裡出出入入，有一點知名度賺了些錢，才終於能吃得起像樣的東西，記者本來想趁這波民眾關注的氣勢來募款，但募得的款項卻不甚理想，頂多負擔他們幾個禮拜的生活費。記者抓住人們的目光，卻沒抓住人們的心。這社會本來就對瘋子不友善，因為他們實在是害怕。我有時候想，要是社會上沒有瘋子可以害怕，或許人們會開始互相憎恨。但我知道舅舅不是真的瘋，他只是有點神經質，有點不安而已。

我坐在木製餐桌前準備吃飯，把椅子拉近餐桌時，我瞥見桌腳下墊著塊東西，似乎是為平衡餐桌而放的，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那是一塊發霉的馬鈴薯塊。

一塊發霉的馬鈴薯塊在桌腳下就那麼待著。

「怎、怎麼了？」

舅舅見到我低頭沉默，緊張地問了一聲。

「哦，沒事。」

我心不在焉的敷衍回應。

「表妹不吃飯嗎？」我問。

「她、她不用，我、我會放在門口。」

舅舅開始扒碗中的飯，其實異食癖並不會對正常的食物失去興趣，只是多了個在嘴饞時能夠吃的非營養物。那個塑膠盒就是舅舅的零嘴，上頭有許多的坑疤，估計這樣東西他應該吃了好幾個月。去年來的時候，他嗜吃的是遙控器。其實這樣也好，舅舅家這麼窮，吃些便宜的、不會壞的東西，估計可以省下一大筆錢。反正身體也沒出過狀況。

這是真的。前陣子媒體來採訪時，他們還帶他去大醫院做全身健康檢查，總覺得很多節目老愛帶人去健康檢查，好像就是要展現奇蹟誕生的時刻。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，因為媽從來做不到。健康檢查的指數從無偏差，茫茫黑色數字坐落在大於和小於之間，那採訪節目把鏡頭拉近，搭配眾人浮誇的驚呼聲，確認人類做出非常理的行為，仍然能夠存活。然後寄望有一天奇蹟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。

「她都、都好嗎？」

「媽現在就是不太能走，其他都差不多。」我回答。

「辛苦你啊，順仔。」

「沒事。」我苦笑。

和舅舅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談著些無關緊要的事情，天花板上的昏黃燈泡不時閃爍。我和舅舅可能都是這個世上無關緊要的存在，我想。

吃完飯後，我把垃圾收拾收拾，舅舅則走進廚房，同樣端了碗滷肉飯，要放在表妹的房門口。她房門口的門簾也是塑膠製，有種說不清的顏色。我將滷肉飯接了過來，我說我來吧，便走到表妹的房門口。端著飯我小心敲了敲門。

「妹，我是表哥，想來看看妳。」

房內毫無動靜。

沉默幾秒，我又再敲了一次門。

「妹，我進去坐一下，可以嗎？」

我想轉開門把，但那喇叭鎖是鎖上的。

我把飯放到地上，轉過頭問舅舅這裡有沒有鑰匙，他說他們家一直以來都沒有鑰匙，他很久沒有進去表妹的房間了，只有表妹打開房門拿飯的時候，才能夠透過房門縫隙看到一點點她的樣子。

「那她什麼時候會出來拿飯？」  
舅舅搔搔頭說不知道。

我站在表妹房門，眼看時間越來越晚，我擔心獨自在家中的母親，便只好作罷。有的是機會，下次再來試試看。下次我就能見到她。和舅舅道別以後，他走出來送我到路口，在那路口目送我的時候，他的臉上同樣是那個笑容。

離開他家後，我繞去醫院拿媽的診斷報告書，在捷運上我打開信封袋拿出報告書，淺藍色的紙上被越來越多紅色占據，那些指數永遠不會剛好坐落在大於跟小於之間，想要成為健康的黑色是件難事，成為紙上或地上的鮮紅色，對我們來說容易多了。那些顯眼的紅，刺得我愈發煩躁。醫藥費，醫藥費，還可以用生活補助和阿紫的保險再擋些時間。我把紙裝進信封袋後下車，掠過人群，掠過快要拖垮我的城市，拖著緩步走回家，走向那個沒有阿紫的家。

打開破舊公寓的大門，進入電梯後按下樓層鍵，燈還不時閃了幾下。鑰匙，鐵門，吱拐吱拐聲。媽安安靜靜地坐在矮桌後的輪椅上，看著電視中播放的晚間連續劇，電視的聲音很小很小，只有細微的人聲傳出。

時鐘上顯示七點十分。是母親的洗澡時間。

「媽，要洗澡了。」

我把輪椅推到浴室門口，再把媽從輪椅上抱下來，放進浴缸。媽是真的老了，老到不成人形。幾乎剩下皮和骨頭而已，她的皮膚黃又皺，臉上還有一些斑點，我拿起海綿和毛巾幫她清洗身體的時候，都可以感受到老人皮的鬆弛與粗糙，她已經不是一個女人，而是一個老人了。我的手指偶爾越過海綿不小心滑過她的皮膚，就會讓我想起上禮拜我在車站的公共廁所裡打手槍時，我也感覺自己在摸老人的皮，那樣粗糙無趣，摩擦之間突然毫無快感，在我高潮以前它就軟下去、塌陷了，像我現在手上這塊無力的海綿一樣。我將海綿丟到水中，兀自走出浴室，在客廳點了根菸抽。

他馬的，我覺得我應該去嫖妓。不是說廣州街附近有很多茶室嗎，我應該要去找那些年輕的妹妹，半套五百就已經夠了，夠讓我忘記那粗糙的觸感，也

夠讓我忘記阿紫。從前這些照顧媽的事都是阿紫在做的，從她去世後，所有的日常瑣事都落在我身上。如果那天我追上去，說不定能留住她，她就不會帶著那該死的禮物盒往另一個家奔去，也不會被該死的轎車撞上。被撞得稀巴爛的摩托車倒在草叢旁，臉掉落在路中央。

終究是窮，沒有其他道理，就是窮，窮會逼死有家的人，逼一個人變成一罈骨灰，終究是我在工廠賺的這點錢，拆散了這個家。這點錢若是再拿去請看護，我們就真的只能像舅一樣吃塑膠了。

我將菸放入菸灰缸捻熄，往回走進浴室，要繼續幫浴缸裡的人洗澡。

當我跨進浴室，媽就坐在那裡。雙腿蜷曲坐在那個小小的浴缸裡。她維持相同的姿勢，雙眼呆滯地看著前方。我感覺她在看一尊很巨大的神佛，佇立在很遠的地方，神佛的臉又老又皺，好端端地站在遠方。

神佛也在看我們，我們就只剩這套房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媽洗完澡在客廳裡，安安靜靜地待著。我又想到阿紫。

過去幾次的徹夜未歸可能都不算什麼，相同的清晨一再來臨，她還是趕上了早餐時段。好幾次整夜闔眼失眠，我都還是拖著身子走進廚房，打開冰箱拿起奶油，走進廚房做著跟平常一樣的早餐，炒蛋、煎餅，從未改變的調味，與從未改變的餐盤。她從外頭回來放下東西，坐在相同的位置。她沒有說，我沒有問。我們的早餐每次都在沉默中結束，但我還是必須得做。我總有種感覺，若是我沒有做早餐，她很可能就再也不回來了。

我很想對阿紫大聲吼叫，很想好好的質問她我們到底他媽的出了什麼問題，但當她對我說，我們家窮的很可憐的時候，我就完完全全的明白了。這些跡象我完全不想串聯起來，因為我知道，有一天我換個更好的工作，等我們家有錢，阿紫就會好好地留下來。其實也就只是幾個晚上不回來，並不能夠真的證明什麼，至少她身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我們可以等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，但她沒有等到那個時候。

打火機和藍色禮物盒，從撞毀的摩托車廂被擠噴出去。她車禍當天，我被警察傳到現場，那天的天氣和今天一樣，灰色的雲層沉甸甸的蓋住我們，柏油路上有著鮮豔的紅色，摩托車被撞得幾乎體無完膚，肇事車主緊張的站在一旁



等著問話，而我根本不記得我的感受是什麼。我對阿紫的唯一感受便是她在棺材中灰撲撲的臉。看見那張臉，先前那個不屬於家裡的打火機根本算不了什麼，或者那個盒子裡的領帶夾更不能代表什麼。即使這些東西很可能是她留下的唯一痕跡。

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藍色禮物盒，盒裡的花紋還是紅底白花。精緻的銀色領帶夾躺在紅底白花中。

警局後來把那個禮物盒寄回家給我，請我節哀順變，好好收下這個禮物。我沒把那精緻的禮物盒給丟掉，而是收進我的衣櫃底層中。即使那不是送我的，我衣櫃裡最後一套西裝早在三年前送給親戚了。那樣名貴的領帶夾，我看都不敢再看一眼。

那個藍色盒子我也只瞥過一眼，盒內的紋樣是鮮亮的紅底白花。說不定裡面裝的不是領帶夾，可能是充電器、錶、或普通吊飾，可能是光碟片、塑膠盒子，或只是一塊發霉的馬鈴薯塊。我沒有仔細地確認過內容物，怎麼肯定那就是什麼名貴的領帶夾呢？我從床上起身，打開衣櫃最底層的抽屜，散落的文件、印章、郵局存簿，而抽屜的最裡面什麼都沒有。我把所有的東西拿出來，地上散落著紙張和一些雜物，抽屜裡什麼都沒有。

我打開上層抽屜，在內褲和襪子堆中尋找，我的手埋在這些柔軟的纖維中使勁地打撈，始終都沒有碰到那個盒子。我拉開衣櫃的兩扇門，撥開那幾件襯衫，衣架碰撞到鐵桿而喀啦作響，我把那些沒折好的衣服全拿出來丟在床上，然後衣櫃裡什麼也沒有。搜索置物架上凌亂的物品、打開置物椅翻找，再把床墊搬開，看看床架上與床底下。不可能，但該死的沒有就是沒有。

走出房間來到客廳，媽坐在搖椅上碎念。揭諦揭諦波羅揭諦。我坐到沙發上把手伸進沙發縫隙，挖出一堆垃圾髒污。波若波羅蜜。我翻遍這個公寓套房中所有看得見看不見的角落，T恤因流汗緊緊地黏在我的背上，我站在餐桌旁喘息。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。媽還在用濃重的台語腔念她的心經。如果菩薩真的存在，就下來幫忙找找那盒子行嗎。我想要看看裡頭裝些什麼，就只是這樣而已。神能找得到那個該死的禮物盒嗎。

「妳不要再念了行不行！」

我朝搖椅的方向吼了一聲，躲回房間用力地把門關上。房裡保持著剛剛翻箱倒櫃後的凌亂模樣，我將床上的衣物全掃到地板，往後躺進雙人床。天花板上的螞蟻躲進裂縫，我們的神出了什麼差錯，也要躲進裂縫。用手背的肌膚去

感受床，深綠色床單是前年買的，上頭的百合圖案因重複曬洗而褪色。阿紫最喜歡花，但她從來叫不出那些花的名稱。她更喜歡紅底白花，而不是這個綠底的。那藍色禮物盒有天也會開滿花，只不過它現在還遍尋不著。

夜晚，有隻巨大的獸朝我襲來，我的腳底下踩著黑漆漆的雲，天上不斷掉下沙塵與樹葉，身旁的樹林長在沙漠之中，我不斷向前奔跑，嘴中不斷吐出鈕扣、瓶蓋等塑膠製品，獸在後頭追逐我，神躲在草叢中看我，周圍還充斥著雨聲、狗吠聲、滄桑的咳嗽聲，我越跑越累，越跑越慢，後來藍色的盒子也不斷掉落下來，那些盒子越變越大，越變越大，直到它終於砸中我，並將我完全包覆其中，我的四周又頓時充滿漫天白花。我在盒內靜靜地躺著，數著我的心跳聲，撲通、撲通、撲通。

直到我從夢中醒來。

清晨天光滲入屋內，周遭發著寧靜的淺藍色，我疲憊的坐起身，看著牆上的時鐘，還對於剛才的夢心存餘悸。我慢慢的走進廁所梳洗，鏡子裡的我看起來很老很老，幾天沒刮的鬍渣，下垂的眼袋，乾燥鬆弛的皮膚，還長出一些白髮。我拿出牙刷，擠上牙膏，懶散的刷著牙，用毛巾隨意擦了下臉後，便走出廁所。對了，對了，昨晚沒把媽推回床上。

我走到客廳，媽不在輪椅上，也不在搖椅上，她不在任何一張椅子上。我走進她的房間，空無一人。梳妝台靜靜地待在那。廚房，空無一人。餐桌和碗筷就靜靜地待在那。我走進另間浴室，終於找到她。

媽穿著衣服躺在浴缸裡，眼睛直勾勾的看著遠方巨大的神佛，這次她連一眼都沒有眨過。

救護人員說是心肌梗塞，天氣冷老人容易猝死，他們在冬天時會多作宣導，媽被抬上擔架，蓋上白布，我跟著白布下的母親一同坐進救護車，往一個很遠的地方去。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在浴缸裡，是不是她的神把她從輪椅上抱下來，放進浴缸，她的神要帶她走，要帶她去看花。他們都已經又老又皺了。

母親的後事也不難處理，就跟阿紫的後事一樣。把遺體運到殯儀館，再到禮儀用品店把所有奠儀東西準備好，佈置好靈堂。我沒有錢買那個豪華的靈堂，只能在這裡哀悼。告別式上他們的臉也都看起來很悲傷。要準備好所有的文件，戶籍謄本和死亡證明，還有一堆的文件我都是從那個衣櫃翻出來的，為了一罈骨灰要放進納骨塔，為了讓那些補助足夠負擔喪葬費用。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扭曲又無助過。

等處理完一切後事，我又搭車去了舅舅家。我並不特別為了什麼，只是有點在意那一天而已，那天阿紫到底和表妹說了些什麼。我不過就是想要進去房間問她幾句話，真的那麼難嗎。那個藍色的禮物盒也不見了，好像是妻子刻意不想讓我理解她到底在想什麼，才會讓我什麼都找不到，什麼人都見不到。

那棟紅磚舊厝仍然屹立不搖，在那裡待著。

「舅？」我走進大門。

舅舅一看到我，依舊掛上那個笑容蹣跚的接我進去裡面坐，依舊是水泥地、有些裂縫的牆、不太牢固的木桌、發霉的馬鈴薯，他家的樣子也從來沒變過。表妹仍然把自己關在房內，她連我母親的葬禮都沒有去，所以她到底在裡面幹些什麼。我忍不住開口問舅舅，我母親是長輩，她這樣子不合規矩。她沒出來過，已經很久了，都是送東西擺在房門給她吃。舅舅依舊用結巴的語氣這樣告訴我。

不可能，如果是人有天一定要走出來的，馬的。

我走到表妹的房門前。那扇門上的門簾，有種看不清的顏色。

我用力打開了那扇門，意外的房門沒有鎖上，本以為會有巨大的什麼朝我襲來，但整間房幾乎是幅黑白靜物畫，所有細節都失去顏色。整齊乾淨的床舖，散落著鉛筆的書桌，透著光的綠色窗簾，衣櫃的門因為螺絲鬆掉，有一半懸在空中，所有擺設都符合老舊臥室的規矩。吊扇在天花板不太平穩地轉，窗台放著幾株盆栽，外頭仍舊下著大雨，雨聲與車流聲完全沒有傳進房內，這房間簡直安靜的像鬼。

一個女孩坐在床邊，面向窗戶，我走近，那裡有著喀喀的聲音。

窗外的人車依舊流動，我走到床邊看，她的喉嚨不停吞嚥唾液。

「妳在吃什麼？」

「花盆。」

「哦，花盆。」

我在她旁邊緩緩坐了下來，她長得跟阿紫年輕時幾乎一模一樣。

阿紫有的眼睛、鼻子、下巴，和側面的哀傷，她都有。

「吃起來像什麼？」

「像蠍子用力爬過沙漠的味道。」

「是哦，那是什麼味道？」

「很甜，很荒涼。」

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

她轉過來看我，她的瞳孔裝滿沙漠，阿紫在裡面走。

「你不會有感覺。你又沒吃過。」

「我吃過炒蛋和煎餅，跟妳說的味道一模一樣。」

她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的待著。

她轉過身的角度沒有顏色。眼睛裡裝著阿紫。

阿紫是從很遠的地方跑過來，吃力地爬出表妹的眼睛。

阿紫從她的眼睛爬出來，我問為什麼妳要在裡面走，那裡不是很熱嗎，為什麼妳要在裡面走呢，她說她在那裡可以快樂的跑，而且一點也不累，我說妳那裡很危險，快出來吧快出來，她說很遠很遠的山的神佛也在沙漠中，你看見了嗎？我說我什麼都沒看見，妳相信有神嗎，神都是快樂時眷顧你，痛苦時拋棄你的，阿紫，我被拋棄在這裡，這裡又冷又下雨，她說她那裡開滿好多花，也不下雨，我說那也帶我去好嗎，我也想看神佛，我想問問祂藍色禮物盒裡究竟裝了什麼，她說她要走了，不能再待下去了。阿紫說完便往回跑，鑽進表妹的瞳孔裡面，往沙漠之上的黑夜一直跑一直跑去。她就這樣鑽回她的眼睛裡，再也沒出來。

我整個人好像被丟到下滿大雨的沙漠裡面，那樣稀爛、濕潤又烏煙瘴氣，我甚至不知道母親是否也去了沙漠，我望向遠方從來看不到神佛。

表妹仍舊靜靜地和我對望著，花盆在她的手上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

她揉了揉眼睛，說她覺得好累好累，想要去睡覺了。我說好妳快去睡吧。我幫她蓋上被子後關燈。終於我悄悄的轉開門，離開這個房間。

他不在客廳。我走到餐桌坐下，抬頭環顧四周，一切依然是古老的褐色。我拿起桌上的寶特瓶，放入嘴中舔舐、啃咬，有股甜而荒蕪的味道從口鼻中竄出，我的門牙不斷和寶特瓶的邊緣摩擦，再來是臼齒，瓶子上因不堪擠壓而多出好幾道白色線條，唾沫包覆住瓶蓋，牙齦與喉嚨都有種酥麻感，在身體裡每個細胞發酵，我繼續咬住、放開、咬住、放開……

直到某種巨大的什麼終於將我淹沒。

決定在這此長住是母親死後不過兩個禮拜的事。舅舅家像是個神祕的宇宙盒子，斑駁牆面前方懸掛於客廳匡啷的彩色光碟片，木製餐桌桌腳下所墊的發芽馬鈴薯塊，也未見腐敗痕跡，天花板上的昏黃燈泡，電路不穩定時閃爍幾下，還可以用好幾年。有著某種詭譎的真理支撐這個家，萬物皆不按照經驗法則運行，在這裡我們永遠健康，永不衰老，永不改變。不會因為看不清世界的面貌而傷心。吃那些有快感的東西，那些堅硬的合成樹脂碎屑，讓我們成為最懂神旨與真理的人。

我們就這樣漫長的啃食著塑膠。再也沒看見誰從誰的眼裡爬出。

說真的，母親和阿紫也應該來這裡，或是阿紫死後也去了同樣的世界。她的世界裡沒有藍色盒子，說不定有彩色光碟片。她們的世界裡也說不定都有一尊很大很大的神佛。我在這裡什麼都不需要，吃下再多的塑膠製品，健康檢查報告的指數從未掉出黑色之外。我從未成為顯眼的紅色。

後來我怎麼也找不著那個藍色禮物盒。而掛滿光碟片的那面牆，和其他幾面，開始長出紅底白花的紋樣。